

把玩小砚

如今，不要说写毛笔字，就是用圆珠笔写字的人都越来越少，因为电脑普及了，敲敲键盘字就出来了。至于文人们原来很看重的砚台，自然更加缺少用武之地。于是，砚台无奈，只能向两极化发展：一种，是极大化，像个天鹅那么大甚至像半个乒乓台那么大的砚台都有售，砚边砚面刻有各种人物、动物和花纹，价格几万甚至几十万。另一种，则是迷你砚台，极小，极精致，一手可握。

巨砚是供人欣赏的，小砚也许是供人把玩的，可以随身带着不时盘摸。

今年，我在歙县买了一只水波纹的歙砚，只有巴掌大，50元钱。整个砚台的造型是一片叶子。我付钱之后发现店里还有好几方砚台是树叶形的，于是向店主讨教。

店主说，徽州历来耕地少，人口多，所以长辈很早就把孩子送到外省去经商，所谓“生在徽州，前世未修，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日子长了，就形成了全国著名的徽商帮。但是，老人们天天想念孩子，希望他们叶落归根，所以很多歙砚被刻成树叶形的，那是一种寄托和思念。

我在屯溪古玩街还淘到一方特别有意思的小歙砚，砚面上有两条灰黄色的天然纹路，砚台雕刻师来了个巧雕，把上面的那条灰黄线当做

云层，云层的后面躲着一弯明月（其实就是砚池）。下面的灰黄线就当成波浪，波浪上刻有一叶小舟。此砚不但生动，还可两用：平放，便是一只可研墨的砚台；竖起来，则是有水有云有月的一块奇石了。

我还很喜欢端砚，20年前在老城隍庙的地摊上淘到过一只仅有四个硬币大的小端砚。书法家管继平认为这个微型端砚是宋代的，从砚堂上的浓厚包浆便可看出。但是，这个老古董属于“民砚”，估计是私塾里的小孩子用的。

2007年，我和多位朋友曾经到广东肇庆去，专门拜访那里的端砚街。几十家端砚店都很精彩，前店后坊，自产自销。很多供客人挑选的端砚上都有一个个黄绿色的眼，这种眼是为端砚加“分”的。

眼下，据说有的奸商为了让端砚卖出更高的价格，就在端砚上打很多个洞，然后把假的眼镶嵌到里面，再用特种胶水粘住，再和端砚一起打磨，普通人用放大镜都看不出造假痕迹。我突发奇想，问一位店主：你这里有没有做端砚的原石？

店主撩起商品下面的布帘，果然，那里堆了几十块大小不一的原石。我发现一块线条流



畅的形状酷似海豚的原石，它的头部正好有一个眼。我问：老板，这块多少钱？他说：是老坑的，还没有雕呢。

我说：你开个价，我想要。他很犹豫，因为让没有雕刻过的“女儿”出嫁，自然是没有身价的。沉吟片刻，他说：150块！

我毫不犹豫买下了。我想，等什么时候空闲了，自己动手来雕个端砚。

有个懂砚台的朋友对我说：你收藏的这些小砚台都只能是白相相的。我点头认可。

迷你砚台虽然价格不高，应该也有精品，至少，为了讨人喜欢，它们都雕刻得很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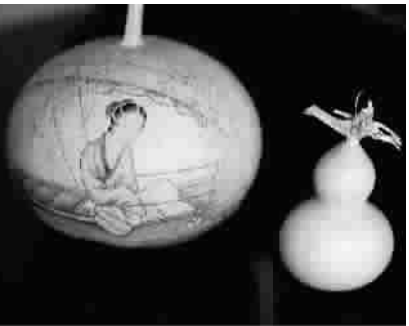
案头清供小葫芦

案头清供着两只小葫芦。一只是亚腰形葫芦，体型小而匀称，头顶还留着一小截干枯的藤蔓。还有一只是小壶状葫芦，上面烙着精美的仕女图。

把玩两只小葫芦，常常牵起乡情一片。想起了老家的小院子，院落安静的一角。初夏午后，一只老蜘蛛安逸地吊在瓦檐下的阴凉里。在那张细密盈亮的大网旁，是一架葫芦。碧绿的葫芦秧探出脑袋，以肉眼可以察觉的速度悄无声息地生长着。就在那些小手掌一样的叶片下，藏着几只稚拙的小葫芦。清新的豆绿，葫芦皮上宛若敷着一层清霜样的粉，还有细密的小茸毛。懵懂而娇憨的模样，让人心生喜悦，却不忍触摸。生命，成长，自然，欢喜，这葱绿的时光片段，长久留存在我长大后的记忆里。

葫芦在中国传统的审美里具有别样的意义。葫芦谐音是“福禄”，而葫芦的藤叫做“蔓带”，谐音则是“万代”。民间端午，大人们纷纷用五彩丝线给小孩子缝制葫芦香囊，挂在脖子上，避邪之外，还有“福禄万代”的美好祝福。

在民间艺人手里，小小葫芦则是自由创



作的大天地。或雕刻，或烙画，自唐朝便开始的工艺葫芦流传千年，依然美不胜收。以案头的这只仕女葫芦为例，手执纨扇的女子，泛舟湖上，斜对一滩烟柳两擎新荷，意态慵懒眉含轻愁，她在怀念什么又在期待什么？精美的云鬓，流畅的衣衫纹理，艺术之美就这样长驻于一只葫芦之上。

童年收获的那些小葫芦们，不知都遗落到了哪里。于喧嚣的市声中，得到两只小葫芦做清供，亦是件值得欢喜的事。

收藏升和斗



俗话说，升不离斗，秤不离砣，筛子不离筐和箩。不久前，我意外地从舅舅家的老屋里找到两只量器——升和斗。

升，又叫升子，呈正台形，木制，上口大，下口小，四个侧面就是四个标准的梯形，是选用质地坚硬的木料合角斗榫做成的。它上口15厘米，下口12.5厘米，高10厘米，可容米1公斤。

斗，呈圆鼓状。上口小、下口大、中间凸，上口直径21厘米，下口30厘米，高30厘米，由三道铁环箍扎，口边裹着铁皮，上下两端各有4条纵向竖铜，以加强墙板与底板联结，防斛底松动脱落。左右两侧中间偏上一点，还对称地钉上了四个清代乾隆通宝铜钱，各系上一个铁环，以便于双手端捧操作计量。升子、斗，既是计量粮食的量器，也是容量单位。通常1升米等于1公斤，10升为一斗，一斗即是10公斤。



据记载，古代人们以“布手知尺，手捧为升，迈步定亩”，用手、脚作为常用的度量衡工具。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才开始用铁制、木制的斛、升计量粮食，一直到晚清民国都在农业生产和交易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因为简便，在解放后的钱粮交易中，人们多用容量量器而非重量量器。曾记得，在小时候，就经常听外公说，解放前，旧社会的地主，常常采用“大斗进，小斗出”的伎俩坑害贫苦农民，而受害者往往敢怒不敢言。不过，邻里之间却不同，在荒年，东家今天借了西家两升米，过几天，往往却会多还上半升。直到现在，在农村乡下，我们也偶尔可以看到，做饭时，农妇们拿着升子，量米下锅的情景。

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社会的前进，旧量器中的斗与升，已由实用器具转变成成为独特藏品，成为收藏者喜爱的杂项藏品之一。

鸢飞鱼跃兴中华

◆ 黄国祥



12月2日，上海竹雕艺术收藏鉴赏沙龙成立了！说起此事，还要感谢新民晚报《民间收藏》专版。自从一年前本版连续刊登我的竹刻文章后，吸引了本市大批竹雕艺术爱好者，沈观尧等先生常给我鼓励。今年11月中旬，竹雕藏家周家诚与收藏家老彭通过著名收藏家北剑打听到我，在一家酒店里彼此相见恨晚，一谈便三个小时。分手时，竹雕艺术鉴赏沙龙的雏形已有了。

2日下午沙龙成立时，北剑老先生和市收藏协会吴少华会长专程赶来。北剑悄悄地对我说：“十年前我说过，你什么时候扛起上海竹雕艺术收藏专业委员会大旗，‘鸢飞’就交到你的手里。如今是时候了！”3天后的一个晚上，北剑约我到他家，郑重其事地将一个锦盒递到我手里。此时我心中已有几分明白，但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老先生见我犹豫，便主动打开锦盒，啊！十余年来我一直想得到的“鸢飞”笔搁（见图）已放在了我的手上，他希望我将“上海竹雕艺术收藏鉴赏沙龙”不断发扬光大。

鸢：古书上说是鸱一类的鸟，外形与鹰略同，一种形似鹰的猛禽。“鸢飞”出自《诗·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可理解为：鹰在天空飞翔，鱼在水中腾跃。形容万物各得其所。儒家在解释的时候当作俯仰观察，即上看至天，下看至潭，力求全面把握。“鸢飞”笔搁长22.8cm，宽8.5cm，笔搁中心“鸢飞”两字行书，字体沉稳婉转，气贯飞动，显现出“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凌云壮志，委实有形神兼备、意到笔随之妙。“鸢飞”两字四周如意吉祥云纹凸出满布，栩栩如生。落款：“戊辰秋津或”。刻者虽姓名不详，但纵观此器，不失为一件神器：捧起感觉极轻，观之雕工精细，包浆层次分明、红如琥珀，抚摸后让人内心充满敬畏。此笔搁经多位专家细看，认为上推到晚明没问题。

中国是产竹大国，更是竹文化大国。在文人的参与和带动下，竹刻迅速发展为我国传统雕刻和镌刻艺术的集大成者。同时，上海与竹刻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始于明代后期的嘉定派，是历史上递衍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雕刻艺术流派。竹刻艺术在当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在收藏市场上占据的地位与日俱增。上海竹雕艺术收藏鉴赏沙龙成立正赶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最好机遇期，竹雕文化如同中国传统文化也将在进一步弘扬光大中腾飞。目前，沙龙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下，在多位竹雕爱好者的努力下已渐渐壮大，会员藏品于12月下旬在市政协“888文艺会馆”集中展出，以期在推进本市精神文明建设建设中作出新的贡献。

承载一段历史的月票贴花

◆ 马蒋荣

1968年11月12日上午，我背着行李在徐家汇和300多位各个学校的1967届初高中毕业生乘上十几辆敞篷大卡车赶去位于吴泾的一家工厂报到。卡车驶过的龙吴路，路面狭窄，高低不平，道路的两边全是农田和水塘。在经过了第十座公路桥后，卡车才转弯开进了目的地——我感到这个厂真是好远！

在正式拜师学徒并和老师傅们熟悉一段时间后，知道了厂里的大部分职工都住在上海市区。但因为龙吴路上仅有的一条不通月票的龙吴线公交车，不仅班次少车厢小，而且一到晚上8点就停运了，所以老师傅们回上海的家是一件比较吃力的事！虽然工厂给职工提供了宿舍和在“小礼拜”星期三有收取0.30元车费来回送徐家汇的通勤卡车，但和职工需天天回家的要求相距甚远。

当然问题不仅是乘坐龙吴线非常不方便，更主要的是经济问题！那时职工的工资一般都很低，70—80元已算是高工资了。如果每天上下班花0.3元乘龙吴线再换乘通月票的公交车，那每月26个工作日单用在龙吴线上的车费就要7.8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为此，老师傅们各显神通，为节省这7.8元的开支而竭尽所能。

家在淮海路以南的就骑全程自行车。为了省力，每天上下班自行车结集骑行，大家轮流在前顶风开路。当有手扶拖拉机开来时，就跟在后面甚至冒险拉着车斗外沿借力；家在人民广场附近甚至虹口闸北的就骑自行车半程。他们以每月0.5元的停车费把自行车寄放在港口的农民家里，再换乘通月票的56路公交车进市区；也有职工搭乘厂里和外单位来厂提货的卡车。但很少能坐上副驾驶位置，大部分搭乘者是站在卡车的车斗里。记得发生过一次悲剧，一位站在装运钢板卡车上的搭乘者，因为卡车紧急刹车，钢板前滑，生生地把搭车人双腿压住，等到钢板吊起，人却失去了两条腿……

于是，龙吴线通公交月票成了当时吴泾地区所有职工和市民的最大诉求和迫切愿望！

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呼吁和努力，终于在1978年4月，市公交公司开通了可使用专线月票的龙吴线！专线月票每月为9元，但只限在龙吴线与市区以号码为路别的线路上使用。而且购买龙吴线月票的贴花（缴款证）需由单位派人到公交月票总发售处集体办理。工厂对需要购买月票的职工每月补贴6元，个人承担3元。

当然，如今的龙吴路早已成了一条通衢大道，马路两边新住宅小区、绿地花园、现代企业把昔日的龙吴路装扮得多姿多彩。公交系统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持月票乘车制度也在1996年被取消了，但对我来说，珍藏的这些当年自己乘龙吴线的月票贴花，虽然不能和我收藏的纪特邮票的图案质量和能带来的收益相比，但它们却能够让我不时回忆起那些看得见的变化和围绕这条线路上自己及同事们乘车的故事。

